紅樓夢/第074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七十四回　惑奸讒抄揀大觀園　矢孤介杜絕宁國府[1]

話說平兒聽迎春說了正自好笑，忽見寶玉也來了。原來管廚房柳家媳婦之妹，也因放頭開賭得了不是。這園中有素與柳家不睦的，便又告出柳家來，說他和他妹子是伙計，雖然他妹子出名，其實賺了錢兩個人平分。因此鳳姐要治柳家之罪。那柳家的因得此信，便慌了手腳，因思素與怡紅院人最為深厚，故走來悄悄的央求晴雯金星玻璃等人。金星玻璃告訴了寶玉。寶玉因思內中迎春之乳母也現有此罪，不若來約同迎春討情，比自己獨去單為柳家說情又更妥當，故此前來。忽見許多人在此，見他來時，都問：“你的病可好了？跑來作什麼？”寶玉不便說出討情一事，只說：“來看二姐姐。”當下眾人也不在意，且說些閒話。平兒便出去辦累絲金鳳一事。那王住兒媳婦緊跟在後，口內百般央求，只說：“姑娘好歹口內超生，我橫豎去贖了來。”平兒笑道：“你遲也贖，早也贖，既有今日，何必當初。你的意思得過去就過去了。既是這樣，我也不好意思告人，趁早去贖了來交與我送去，我一字不提。”王住兒媳婦聽說，方放下心來，就拜謝，又說：“姑娘自去貴幹，我赶晚拿了來，先回了姑娘，再送去，如何？”平兒道：“赶晚不來，可別怨我。”說畢，二人方分路各自散了。平兒到房，鳳姐問他：“三姑娘叫你作什麼？”平兒笑道：“三姑娘怕奶奶生氣，叫我勸著奶奶些，問奶奶這兩天可吃些什麼。”鳳姐笑道：“倒是他還記挂著我。剛才又出來了一件事：有人來告柳二媳婦和他妹子通同開局，凡妹子所為，都是他作主。我想，你素日肯勸我‘多一事不如省一事’，就可閒一時心，自己保養保養也是好的。我因聽不進去，果然應了些，先把太太得罪了，而且自己反賺了一場病。如今我也看破了，隨他們鬧去罷，橫豎還有許多人呢。我白操一會子心，倒惹的萬人咒罵。我且養病要緊，便是好了，我也作個好好先生，得樂且樂，得笑且笑，一概是非都憑他們去罷。所以我只答應著知道了，白不在我心上。”平兒笑道：“奶奶果然如此，便是我們的造化。”

一語未了，只見賈璉進來，拍手歎氣道：“好好的又生事前兒我和鴛鴦借當，那邊太太

怎麼知道了。才剛太太叫過我去，叫我不管那里先遷挪二百銀子，做八月十五日節間使用。我回沒處遷挪。太太就說：‘你沒有錢就有地方遷挪，我白和你商量，你就搪塞我，你就說沒地方。前兒一千銀子的當是那里的？連老太太的東西你都有神通弄出來，這會子二百銀子，你就這樣。幸虧我沒和別人說去。’我想太太分明不短，何苦來要尋事奈何人。”鳳姐兒道：“那日并沒一個外人，誰走了這個消息。”平兒聽了，也細想那日有誰在此，想了半日，笑道：“是了。那日說話時沒一個外人，但晚上送東西來的時節，老太太那邊傻大姐的娘也可巧來送漿洗衣服。他在下房里坐了一會子，見一大箱子東西，自然要問，必是小丫頭們不知道，說了出來，也未可知。”因此便喚了幾個小丫頭來問，那日誰告訴呆大姐的娘。眾小丫頭慌了，都跪下賭咒發誓，說：“自來也不敢多說一句話。有人凡問什麼，都答應不知道。這事如何敢多說。”鳳姐詳情說：“他們必不敢，倒別委屈了他們。如今且把這事靠後，且把太太打發了去要緊。宁可咱們短些，又別討沒意思。”因叫平兒：“把我的金項圈拿來，且去暫押二百銀子來送去完事。”賈璉道：“越性多押二百，咱們也要使呢。”鳳姐道：“很不必，我沒處使錢。這一去還不知指那一項贖呢。”平兒拿去，吩咐一個人喚了旺兒媳婦來領去，不一時拿了銀子來。賈璉親自送去，不在話下。

這里鳳姐和平兒猜疑，終是誰人走的風聲，竟擬不出人來。鳳姐兒又道：“知道這事還是小事，怕的是小人趁便又造非言，生出別的事來。當緊那邊正和鴛鴦結下仇了，如今聽得他私自借給璉二爺東西，那起小人眼饞肚飽，連沒縫兒的雞蛋還要下蛆呢，如今有了這個因由，恐怕又造出些沒天理的話來也定不得。在你璉二爺還無妨，只是鴛鴦正經女兒，帶累了他受屈，豈不是咱們的過失。”平兒笑道：“這也無妨。鴛鴦借東西看的是奶奶，并不為的是二爺。一則鴛鴦雖應名是他私情，其實他是回過老太太的。老太太因怕孫男弟女多，這個也借，那個也要，到跟前撒個嬌兒，和誰要去，因此只裝不知道。縱鬧了出來，究竟那也無礙。”鳳姐兒道：“理固如此。只是你我是知道的，那不知道的，焉得不生疑呢。”

一語未了，人報：“太太來了。”鳳姐聽了詫异，不知為何事親來，與平兒等忙迎出來。只見王夫人氣色更變，只帶一個貼己的小丫頭走來，一語不發，走至里間坐下。鳳姐忙奉茶，因陪笑問道：“太太今日高興，到這里逛逛。”王夫人喝命：“平兒出去！”平兒見了這般，著慌不知怎麼樣了，忙應了一聲，帶著眾小丫頭一齊出去，在房門外站住，越性將房門掩了，自己坐在台磯上，所有的人，一個不許進去。鳳姐也著了慌，不知有何等事。只見王夫人含著淚，從袖內擲出一個香袋子來，說：“你瞧。”鳳姐忙拾起一看，見是十錦春意香袋，也嚇了一跳，忙問：“太太從那里得來？”王夫人見問，越發

淚如雨下，顫聲說道：“我從那里得來！我天天坐在井里，拿你當個細心人，所以我才偷個空兒。誰知你也和我一樣。這樣的東西大天白日明擺在園里山石上，被老太太的丫頭拾著，不虧你婆婆遇見，早已送到老太太跟前去了。我且問你，這個東西如何遺在那里來？”鳳姐聽得，也更了顏色，忙問：“太太怎知是我的？”王夫人又哭又歎說道：“你反問我！你想，一家子除了你們小夫小妻，餘者老婆子們，要這個何用？再女孩子們是從那里得來？自然是那璉兒不長進下流种子那里弄來。你們又和氣。當作一件頑意兒，年輕人兒女閨房私意是有的，你還和我賴！幸而園內上下人還不解事，尚未揀得。倘或丫頭們揀著，你姊妹看見，這還了得。不然有那小丫頭們揀著，出去說是園內揀著的，外人知道，這性命臉面要也不要？”鳳姐聽說，又急又愧，登時紫漲了面皮，便依炕沿雙膝跪下，也含淚訴道：“太太說的固然有理，我也不敢辯我并無這樣的東西。但其中還要求太太細詳其理：那香袋是外頭雇工仿著內工繡的，帶子穗子一概是市賣貨。我便年輕不尊重些，也不要這勞什子，自然都是好的，此其一。二者這東西也不是常帶著的，我縱有，也只好在家里，焉肯帶在身上各處去？況且又在園里去，個個姊妹我們都肯拉拉扯扯，倘或露出來，不但在姊妹前，就是奴才看見，我有什麼意思？我雖年輕不尊重，亦不能糊涂至此。三則論主子內我是年輕媳婦，算起奴才來，比我更年輕的又不止一個人了。況且他們也常進園，晚間各人家去，焉知不是他們身上的？四則除我常在園里之外，還有那邊太太常帶過幾個小姨娘來，如嫣紅、翠雲等人，皆系年輕侍妾，他們更該有這個了。還有那邊珍大嫂子，他不算甚老外，他也常帶過佩鳳等人來，焉知又不是他們的？五則園內丫頭太多，保的住個個都是正經的不成？也有年紀大些的知道了人事，或者一時半刻人查問不到偷著出去，或借著因由同二門上小么兒們打牙犯嘴，外頭得了來的，也未可知。如今不但我沒此事，就連平兒我也可以下保的。太太請細想。”王夫人聽了這一席話大近情理，因歎道：“你起來。我也知道你是大家小姐出身，焉得輕薄至此，不過我氣急了，拿了話激你。但如今卻怎麼處？你婆婆才打發人封了這個給我瞧，說是前日從傻大姐手里得的，把我氣了個死。”鳳姐道：“太太快別生氣。若被眾人覺察了，保不定老太太不知道。且平心靜氣暗暗訪察，才得确實，縱然訪不著，外人也不能知道。這叫作‘胳膊折在袖內’。如今惟有趁著賭錢的因由革了許多的人這空兒，把周瑞媳婦旺兒媳婦等四五個貼近不能走話的人安插在園里，以查賭為由。再如今他們的丫頭也太多了，保不住人大心大，生事作耗，等鬧出事來，反悔之不及。如今若無故裁革，不但姑娘們委屈煩惱，就連太太和我也過不去。不如趁此机會，以後凡年紀大些的，或有些咬牙難纏的，拿個錯兒攆出去配了人。一則保得住沒有別的事，二則也可省些用度。太太想我這話如何？”王夫人歎道：“你說的何嘗不是，但從公細想，你這幾個姊妹也甚可怜了。也不用遠比，只說如今你林妹妹的母親，未出閣時，是何等的嬌生慣養，是何等的金尊玉貴，那才象個千金小姐的体統。如今這幾個姊妹，不過比

人家的丫頭略強些罷了。通共每人只有兩三個丫頭象個人樣，餘者縱有四五個小丫頭子，竟是廟里的小鬼。如今還要裁革了去，不但于我心不忍，只怕老太太未必就依。雖然艱難，難不至此。我雖沒受過大榮華富貴，比你們是強的。如今我宁可省些，別委屈了他們。以後要省儉先從我來倒使的。如今且叫人傳了周瑞家的等人進來，就吩咐他們快快暗地訪拿這事要緊。”鳳姐聽了，即喚平兒進來吩咐出去。

一時，周瑞家的與吳興家的，鄭華家的，來旺家的，來喜家的現在五家陪房進來，餘者皆在南方各有執事。王夫人正嫌人少不能勘察，忽見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走來，方才正是他送香囊來的。王夫人向來看視邢夫人之得力心腹人等原無二意，今見他來打聽此事，十分關切，便向他說：“你去回了太太，也進園內照管照管，不比別人又強些。”這王善保家正因素日進園去那些丫鬟們不大趨奉他，他心里大不自在，要尋他們的故事又尋不著，恰好生出這事來，以為得了把柄。又聽王夫人委托，正撞在心坎上，說：“這個容易。不是奴才多話，論理這事該早嚴緊的。太太也不大往園里去，這些女孩子們一個個倒象受了封誥似的。他們就成了千金小姐了。鬧下天來，誰敢哼一聲兒。不然，就調唆姑娘的丫頭們，說欺負了姑娘們了，誰還耽得起。”王夫人道：“這也有的常情，跟姑娘的丫頭原比別的嬌貴些。你們該勸他們。連主子們的姑娘不教導尚且不堪，何況他們。”王善保家的道：“別的都還罷了。太太不知道，一個寶玉屋里的晴雯，那丫頭仗著他生的模樣兒比別人標致些。又生了一張巧嘴，天天打扮的象個西施的樣子，在人跟前能說慣道，掐尖要強。一句話不投机，他就立起兩個騷眼睛來罵人，妖妖嬌嬌，大不成個体統。”王夫人聽了這話，猛然触動往事，便問鳳姐道：“上次我們跟了老太太進園逛去，有一個水蛇腰，削肩膀，眉眼又有些象你林妹妹的，正在那里罵小丫頭。我的心里很看不上那狂樣子，因同老太太走，我不曾說得。後來要問是誰，又偏忘了。今日對了坎兒，這丫頭想必就是他了。”鳳姐道：“若論這些丫頭們，共總比起來，都沒晴雯生得好。論舉止言語，他原有些輕薄。方才太太說的倒很象他，我也忘了那日的事，不敢亂說。”王善保家的便道：“不用這樣，此刻不難叫了他來太太瞧瞧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寶玉房里常見我的只有襲人麝月，這兩個笨笨的倒好。若有這個，他自不敢來見我的。我一生最嫌這樣人，況且又出來這個事。好好的寶玉，倘或叫這蹄子勾引坏了，那還了得。”因叫自己的丫頭來，吩咐他到園里去，”只說我說有話問他們，留下襲人麝月伏侍寶玉不必來，有一個晴雯最伶俐，叫他即刻快來。你不許和他說什麼。”

小丫頭子答應了，走入怡紅院，正值晴雯身上不自在，睡中覺才起來，正發悶，聽如此說，只得隨了他來。素日這些丫鬟皆知王夫人最嫌嬌妝艷飾語薄言輕者，故晴雯不敢出頭。今因連日不自在，并沒十分妝飾，自為無礙。及到了鳳姐房中，王夫人一見他釵鐲

鬢鬆，衫垂帶褪，有春睡捧心之遺風，而且形容面貌恰是上月的那人，不覺勾起方才的火來。王夫人原是天真爛漫之人，喜怒出于心臆，不比那些飾詞掩意之人，今既真怒攻心，又勾起往事，便冷笑道：“好個美人！真象個病西施了。你天天作這輕狂樣兒給誰看？你幹的事，打量我不知道呢！我且放著你，自然明兒揭你的皮！寶玉今日可好些？”晴雯一聽如此說，心內大异，便知有人暗算了他。雖然著惱，只不敢作聲。他本是個聰敏過頂的人，見問寶玉可好些，他便不肯以實話對，只說：“我不大到寶玉房里去，又不常和寶玉在一處，好歹我不能知道，只問襲人麝月兩個。”王夫人道：“這就該打嘴！你難道是死人，要你們作什麼！”晴雯道：“我原是跟老太太的人。因老太太說園里空大人少，寶玉害怕，所以撥了我去外間屋里上夜，不過看屋子。我原回過我笨，不能伏侍。老太太罵了我，說‘又不叫你管他的事，要伶俐的作什麼。’我聽了這話才去的。不過十天半個月之內，寶玉悶了大家頑一會子就散了。至于寶玉飲食起坐，上一層有老奶奶老媽媽們，下一層又有襲人麝月秋紋幾個人。我閒著還要作老太太屋里的針線，所以寶玉的事竟不曾留心。太太既怪，從此後我留心就是了。”王夫人信以為實了，忙說：“阿彌陀佛！你不近寶玉是我的造化，竟不勞你費心。既是老太太給寶玉的，我明兒回了老太太，再攆你。”因向王善保家的道：“你們進去，好生防他幾日，不許他在寶玉房里睡覺。等我回過老太太，再處治他。“喝聲”去！站在這里，我看不上這浪樣兒！誰許你這樣花紅柳綠的妝扮！”晴雯只得出來，這氣非同小可，一出門便拿手帕子握著臉，一頭走，一頭哭，直哭到園門內去。

這里王夫人向鳳姐等自怨道：“這幾年我越發精神短了，照顧不到。這樣妖精似的東西竟沒看見。只怕這樣的還有，明日倒得查查。”鳳姐見王夫人盛怒之際，又因王善保家的是邢夫人的耳目，常調唆著邢夫人生事，縱有千百樣言詞，此刻也不敢說，只低頭答應著。王善保家的道：“太太請養息身体要緊，這些小事只交與奴才。如今要查這個主兒也极容易，等到晚上園門關了的時節，內外不通風，我們竟給他們個猛不防，帶著人到各處丫頭們房里搜尋。想來誰有這個，斷不單只有這個，自然還有別的東西。那時翻出別的來，自然這個也是他的。”王夫人道：“這話倒是。若不如此，斷不能清的清白的白。”因問鳳姐如何。鳳姐只得答應說：“太太說的是，就行罷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這主意很是，不然一年也查不出來。”于是大家商議已定。至晚飯後，待賈母安寢了，寶釵等入園時，王善保家的便請了鳳姐一并入園，喝命將角門皆上鎖，便從上夜的婆子處抄檢起，不過抄檢出些多余攢下蜡燭燈油等物。王善保家的道：“這也是贓，不許動，等明兒回過太太再動。”于是先就到怡紅院中，喝命關門。當下寶玉正因晴雯不自在，忽見這一干人來，不知為何直扑了丫頭們的房門去，因迎出鳳姐來，問是何故。鳳姐道：“丟了一件要緊的東西，因大家混賴，恐怕有丫頭們偷了，所以大家都查一查去疑。”

一面說，一面坐下吃茶。王善保家的等搜了一回，又細問這幾個箱子是誰的，都叫本人來親自打開。襲人因見晴雯這樣，知道必有异事，又見這番抄檢，只得自己先出來打開了箱子并匣子，任其搜檢一番，不過是平常動用之物。隨放下又搜別人的，挨次都一一搜過。到了晴雯的箱子，因問：“是誰的，怎不開了讓搜？”襲人等方欲代晴雯開時，只見晴雯挽著頭髮闖進來，豁一聲將箱子掀開，兩手捉著底子，朝天往地下盡情一倒，將所有之物盡都倒出。王善保家的也覺沒趣，看了一看，也無甚私弊之物。回了鳳姐，要往別處去。鳳姐兒道：“你們可細細的查，若這一番查不出來，難回話的。”眾人都道：“都細翻看了，沒什麼差錯東西。雖有幾樣男人物件，都是小孩子的東西，想是寶玉的舊物件，沒甚關系的。”鳳姐聽了，笑道：“既如此咱們就走，再瞧別處去。”

說著，一徑出來，因向王善保家的道：“我有一句話，不知是不是。要抄檢只抄檢咱們家的人，薛大姑娘屋里，斷乎檢抄不得的。”王善保家的笑道：“這個自然。豈有抄起親戚家來。”鳳姐點頭道：“我也這樣說呢。”一頭說，一頭到了瀟湘館內。黛玉已睡了，忽報這些人來，也不知為甚事。才要起來，只見鳳姐已走進來，忙按住他不許起來，只說：“睡罷，我們就走。”這邊且說些閒話。那個王善保家的帶了眾人到丫鬟房中，也一一開箱倒籠抄檢了一番。因從紫鵑房中抄出兩副寶玉常換下來的寄名符兒，一副束帶上的披帶，兩個荷包并扇套，套內有扇子。打開看時皆是寶玉往年往日手內曾拿過的。王善保家的自為得了意，遂忙請鳳姐過來驗視，又說：“這些東西從那里來的？”鳳姐笑道：“寶玉和他們從小兒在一處混了幾年，這自然是寶玉的舊東西。這也不算什麼罕事，擱下再往別處去是正經。”紫鵑笑道：“直到如今，我們兩下里的東西也算不清。要問這一個，連我也忘了是那年月日有的了。”王善保家的聽鳳姐如此說，也只得罷了。

又到探春院內，誰知早有人報與探春了。探春也就猜著必有原故，所以引出這等丑態來，遂命眾丫鬟秉燭開門而待。眾人來了。探春故問何事。鳳姐笑道：“因丟了一件東西，連日訪察不出人來，恐怕旁人賴這些女孩子們，所以越性大家搜一搜，使人去疑，倒是洗淨他們的好法子。”探春冷笑道：“我們的丫頭自然都是些賊，我就是頭一個窩主。既如此，先來搜我的箱柜，他們所有偷了來的都交給我藏著呢。”說著便命丫頭們把箱柜一齊打開，將鏡奩，妝盒，衾袱，衣包若大若小之物一齊打開，請鳳姐去抄閱。鳳姐陪笑道：“我不過是奉太太的命來，妹妹別錯怪我。何必生氣。”因命丫鬟們快快關上。平兒丰兒等忙著替待書等關的關，收的收。探春道：“我的東西倒許你們搜閱，要想搜我的丫頭，這卻不能。我原比眾人歹毒，凡丫頭所有的東西我都知道，都在我這里間收著，一針一線他們也沒的收藏，要搜所以只來搜我。你們不依，只管去回太太，只說我違背了太太，該怎麼處治，我去自領。你們別忙，自然連你們抄的日子有呢！你們今日

早起不曾議論甄家，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，果然今日真抄了。咱們也漸漸的來了。可知這樣大族人家，若從外頭殺來，一時是殺不死的，這是古人曾說的‘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’，必須先從家里自殺自滅起來，才能一敗涂地！”說著，不覺流下淚來。鳳姐只看著眾媳婦們。周瑞家的便道：“既是女孩子的東西全在這里，奶奶且請到別處去罷，也讓姑娘好安寢。”鳳姐便起身告辭。探春道：“可細細的搜明白了？若明日再來，我就不依了。”鳳姐笑道：“既然丫頭們的東西都在這里，就不必搜了。”探春冷笑道：“你果然倒乖。連我的包袱都打開了，還說沒翻。明日敢說我護著丫頭們，不許你們翻了。你趁早說明，若還要翻，不妨再翻一遍。”鳳姐知道探春素日與眾不同的，只得陪笑道：“我已經連你的東西都搜查明白了。”探春又問眾人：“你們也都搜明白了不曾？”周瑞家的等都陪笑說：“都翻明白了。”那王善保家的本是個心內沒成算的人，素日雖聞探春的名，那是為眾人沒眼力沒膽量罷了，那里一個姑娘家就這樣起來，況且又是庶出，他敢怎麼。他自恃是邢夫人陪房，連王夫人尚另眼相看，何況別個。今見探春如此，他只當是探春認真單惱鳳姐，與他們無干。他便要趁勢作臉獻好，因越眾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，故意一掀，嘻嘻笑道：“連姑娘身上我都翻了，果然沒有什麼。”鳳姐見他這樣，忙說：“媽媽走罷，別瘋瘋顛顛的。”一語未了，只聽“拍”的一聲，王家的臉上早著了探春一掌。探春登時大怒，指著王家的問道：“你是什麼東西，敢來拉扯我的衣裳！我不過看著太太的面上，你又有年紀，叫你一聲媽媽，你就狗仗人勢，天天作耗，專管生事。如今越性了不得了。你打諒我是同你們姑娘那樣好性兒，由著你們欺負他，就錯了主意！你搜檢東西我不惱，你不該拿我取笑。”說著，便親自解衣卸裙，拉著鳳姐兒細細的翻。又說：“省得叫奴才來翻我身上。”鳳姐平兒等忙與探春束裙整袂，口內喝著王善保家的說：“媽媽吃兩口酒就瘋瘋顛顛起來。前兒把太太也沖撞了。快出去，不要提起了。”又勸探春休得生氣。探春冷笑道：“我但凡有氣性，早一頭碰死了！不然豈許奴才來我身上翻賊贓了。明兒一早，我先回過老太太太太，然後過去給大娘陪禮，該怎麼，我就領。”那王善保家的討了個沒意思，在窗外只說：“罷了，罷了，這也是頭一遭挨打。我明兒回了太太，仍回老娘家去罷。這個老命還要他做什麼！”探春喝命丫鬟道：“你們聽他說的這話，還等我和他對嘴去不成。”待書等聽說，便出去說道：“你果然回老娘家去，倒是我們的造化了。只怕舍不得去。”鳳姐笑道：“好丫頭，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。”探春冷笑道：“我們作賊的人，嘴里都有三言兩語的。這還算笨的，背地里就只不會調唆主子。”平兒忙也陪笑解勸，一面又拉了待書進來。周瑞家的等人勸了一番。鳳姐直待伏侍探春睡下，方帶著人往對過暖香塢來。

彼時李紈猶病在床上，他與惜春是緊鄰，又與探春相近，故順路先到這兩處。因李紈才吃了藥睡著，不好驚動，只到丫鬟們房中一一的搜了一遍，也沒有什麼東西，遂到惜春

房中來。因惜春年少，尚未識事，嚇的不知當有什麼事，故鳳姐也少不得安慰他。誰知竟在入畫箱中尋出一大包金銀錁子來，約共三四十個，又有一副玉帶板子并一包男人的靴襪等物。入畫也黃了臉。因問是那里來的，入畫只得跪下哭訴真情，說：“這是珍大爺賞我哥哥的。因我們老子娘都在南方，如今只跟著叔叔過日子。我叔叔嬸子只要吃酒賭錢，我哥哥怕交給他們又花了，所以每常得了，悄悄的煩了老媽媽帶進來叫我收著的。”惜春膽小，見了這個也害怕，說：“我竟不知道。這還了得！二嫂子，你要打他，好歹帶他出去打罷，我聽不慣的。”鳳姐笑道：“這話若果真呢，也倒可恕，只是不該私自傳送進來。這個可以傳遞，什麼不可以傳遞。這倒是傳遞人的不是了。若這話不真，倘是偷來的，你可就別想活了。”入畫跪著哭道：“我不敢扯謊。奶奶只管明日問我們奶奶和大爺去，若說不是賞的，就拿我和我哥哥一同打死無怨。”鳳姐道：“這個自然要問的，只是真賞的也有不是。誰許你私自傳送東西的！你且說是誰作接應，我便饒你。下次萬萬不可。”惜春道：“嫂子別饒他這次方可。這里人多，若不拿一個人作法，那些大的聽見了，又不知怎樣呢。嫂子若饒他，我也不依。”鳳姐道：“素日我看他還好。誰沒一個錯，只這一次。二次犯下，二罪俱罰。但不知傳遞是誰。”惜春道：“若說傳遞，再無別個，必是後門上的張媽。他常肯和這些丫頭們鬼鬼祟祟的，這些丫頭們也都肯照顧他。”鳳姐聽說，便命人記下，將東西且交給周瑞家的暫拿著，等明日對明再議。于是別了惜春，方往迎春房內來。迎春已經睡著了，丫鬟們也才要睡，眾人叩門半日才開。鳳姐吩咐：“不必驚動小姐。”遂往丫鬟們房里來。因司棋是王善保的外孫女兒，鳳姐倒要看看王家的可藏私不藏，遂留神看他搜檢。先從別人箱子搜起，皆無別物。及到了司棋箱子中搜了一回，王善保家的說：“也沒有什麼東西。”才要蓋箱時，周瑞家的道：“且住，這是什麼？”說著，便伸手掣出一雙男子的錦帶襪并一雙緞鞋來。又有一個小包袱，打開看時，里面有一個同心如意并一個字帖兒。一總遞與鳳姐。鳳姐因當家理事，每每看開帖并帳目，也頗識得幾個字了。便看那帖子是大紅雙喜箋帖，上面寫道：“上月你來家後，父母已覺察你我之意。但姑娘未出閣，尚不能完你我之心願。若園內可以相見，你可託張媽給一信息。若得在園內一見，倒比來家得說話。千萬，千萬。再所賜香袋二個，今已查收外，特寄香珠一串，略表我心。千萬收好。表弟潘又安拜具。”鳳姐看罷，不怒而反樂。別人并不識字。王家的素日并不知道他姑表姊弟有這一節風流故事，見了這鞋襪，心內已是有些毛病，又見有一紅帖，鳳姐又看著笑，他便說道：“必是他們胡寫的帳目，不成個字，所以奶奶見笑。”鳳姐笑道：“正是這個帳竟算不過來。你是司棋的老娘，他的表弟也該姓王，怎麼又姓潘呢？”王善保家的見問的奇怪，只得勉強告道：“司棋的姑媽給了潘家，所以他姑表兄弟姓潘。上次逃走了的潘又安就是他表弟。”鳳姐笑道：“這就是了。”因道：“我念給你聽聽。”說著從頭念了一遍，大家都唬了一跳。這王家的一心只要拿人的錯兒，不想反拿住了他外孫女兒，又氣又臊。

周瑞家的四人又都問著他：“你老可聽見了？明明白白，再沒的話說了。如今据你老人家，該怎麼樣？”這王家的只恨沒地縫兒鑽進去。鳳姐只瞅著他嘻嘻的笑，向周瑞家的笑道：“這倒也好。不用你們作老娘的操一點兒心，他鴉雀不聞的給你們弄了一個好女婿來，大家倒省心。”周瑞家的也笑著湊趣兒。王家的氣無處泄，便自己回手打著自己的臉，罵道：“老不死的娼婦，怎麼造下孽了！說嘴打嘴，現世現報在人眼里。”眾人見這般，俱笑個不住，又半勸半諷的。鳳姐見司棋低頭不語，也并無畏懼慚愧之意，倒覺可异。料此時夜深，且不必盤問，只怕他夜間自愧去尋拙志，遂喚兩個婆子監守起他來。帶了人，拿了贓證回來，且自安歇，等待明日料理。誰知到夜里又連起來幾次，下面淋血不止。至次日，便覺身体十分軟弱，起來發暈，遂撐不住。請太醫來，診脈畢，遂立藥案云：“看得少奶奶系心氣不足，虛火乘脾，皆由憂勞所傷，以致嗜臥好眠，胃虛土弱，不思飲食。今聊用升陽養榮之劑。”寫畢，遂開了幾樣藥名，不過是人參、當歸、黃芪等類之劑。一時退去，有老嬤嬤們拿了方子回過王夫人，不免又添一番愁悶，遂將司棋等事暫未理。

可巧這日尤氏來看鳳姐，坐了一回，到園中去又看過李紈。才要望候眾姊妹們去，忽見惜春遣人來請，尤氏遂到了他房中來。惜春便將昨晚之事細細告訴與尤氏，又命將入畫的東西一概要來與尤氏過目。尤氏道：“實是你哥哥賞他哥哥的，只不該私自傳送，如今官鹽竟成了私鹽了。”因罵入畫”糊涂脂油蒙了心的。”惜春道：“你們管教不嚴，反罵丫頭。這些姊妹，獨我的丫頭這樣沒臉，我如何去見人。昨兒我立逼著鳳姐姐帶了他去，他只不肯。我想，他原是那邊的人，鳳姐姐不帶他去，也原有理。我今日正要送過去，嫂子來的恰好，快帶了他去。或打，或殺，或賣，我一概不管。”入畫聽說，又跪下哭求，說：“再不敢了。只求姑娘看從小兒的情常，好歹生死在一處罷。”尤氏和奶娘等人也都十分分解，說他”不過一時糊涂了，下次再不敢的。他從小兒伏侍你一場，到底留著他為是。”誰知惜春雖然年幼，卻天生成一种百折不回的廉介孤獨僻性，任人怎說，他只以為丟了他的体面，咬定牙斷乎不肯。更又說的好：“不但不要入畫，如今我也大了，連我也不便往你們那邊去了。況且近日我每每風聞得有人背地里議論什麼多少不堪的閒話，我若再去，連我也編派上了。”尤氏道：“誰議論什麼？又有什麼可議論的！姑娘是誰，我們是誰。姑娘既聽見人議論我們，就該問著他才是。”惜春冷笑道：“你這話問著我倒好。我一個姑娘家，只有躲是非的，我反去尋是非，成個什麼人了！還有一句話：我不怕你惱，好歹自有公論，又何必去問人。古人說得好，‘善惡生死，父子不能有所勖助’，何況你我二人之間。我只知道保得住我就夠了，不管你們。從此以後，你們有事別累我。”尤氏聽了，又氣又好笑，因向地下眾人道：“怪道人人都說這四丫頭年輕糊涂，我只不信。你們聽才一篇話，無原無故，又不知好歹，又沒個輕重。

雖然是小孩子的話，卻又能寒人的心。”眾嬤嬤笑道：“姑娘年輕，奶奶自然要吃些虧的。”惜春冷笑道：“我雖年輕，這話卻不年輕。你們不看書不識幾個字，所以都是些呆子，看著明白人，倒說我年輕糊涂。”尤氏道：“你是狀元榜眼探花，古今第一個才子。我們是糊涂人，不如你明白，何如？”惜春道：“狀元榜眼難道就沒有糊涂的不成。可知他們也有不能了悟的。”尤氏笑道：“你倒好。才是才子，這會子又作大和尚了，又講起了悟來了。”惜春道：“我不了悟，我也舍不得入畫了。”尤氏道：“可知你是個心冷口冷心狠意狠的人。”惜春道：“古人曾也說的，‘不作狠心人，難得自了漢。’我清清白白的一個人，為什麼教你們帶累坏了我！”尤氏心內原有病，怕說這些話。聽說有人議論，已是心中羞惱激射，只是在惜春分上不好發作，忍耐了大半。今見惜春又說這句，因按捺不住，因問惜春道：“怎麼就帶累了你了？你的丫頭的不是，無故說我，我倒忍了這半日，你倒越發得了意，只管說這些話。你是千金萬金的小姐，我們以後就不親近，仔細帶累了小姐的美名。即刻就叫人將入畫帶了過去！”說著，便賭氣起身去了。惜春道：“若果然不來，倒也省了口舌是非，大家倒還清淨。”尤氏也不答話，一徑往前邊去了。不知後事如何——

注释

↑ 本回回目：
“惑奸讒抄揀大觀園　矢孤介杜絕宁國府”庚辰本，戚序本，王府本，梦觉本，列藏本，杨藏本。“惑奸讒”杨藏本作“感奸讒”；“抄揀”梦觉本作“抄檢”；“孤介”梦觉本作“孤人”。

“惑奸讒抄檢大觀園　避嫌隙杜絕宁國府”程甲本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